

演艺老总忐忑:要不要和资本对接

本报记者 陶瑞艳

演艺和资本如何牵手,一直是近年来演艺界人士谈论的热门话题。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来促进演艺产业和金融资本的对接;一些演艺企业也已经或欲与资本密切接触,以期插上资本的翅膀实现跨越式发展。然而,演艺界一些人士近日表示,演艺和资本的融合还需要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有的演艺老总更是坦言,对资本可谓“既渴望又紧张”。

不愿失去控制

谈起演艺和资本对接的话题,北京开心麻花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晨坦陈没有太多经验。他说,大概在华谊兄弟上市之前两个月,王中军找他谈收购的事,想让他弄一个舞台剧事业部的概念,也开了价钱,但他“真的对资本市场没有概念”,觉得出的价钱让团队的价值被低估了,因为他们做得很辛苦,每个戏做原创,一点一点培养,在北京大概有接近10万的会员——怎么做出来的呢?是每天演出,每天晚上散场时拿一个登记表,用特别传统的方式让人家做登记,说您留一个电话就成为会员,给您演出通知或者给您

优惠。实际上这样的会员,他们可能做到了30万,他们一天演出来大概有1000多观众,一场一场做下来非常费劲,但是不一定讨好,最后将会员表一整理,有的人留的,不一定是真信息,累计起来有效会员数大概是10万。

然而,王中军跟张晨来谈收购,仍令张晨很兴奋,因为华谊兄弟是一个大的传媒公司,双方具有互补性。但张晨团队仔细思考后,认为在价钱和创作理念上,双方存在距离,因为华谊兄弟是做电影的,不做舞台剧,他们担心在创作内容和整个方向上会有失去控制的可能性。后来张晨对王中军开玩笑说:“再做3年,你也特别有钱了,你再收购我。”

“这是一次对于资本的小小接触,那次以后,我就对于上市公司怎么去开价、PE等等有了一个基本概念。我特别希望能跟资本有对接,对于资本,我的态度是特别渴望,但也紧张。因为国内现有的演出单位,企业规模都很大,如果有资本大规模介入,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我的态度是谨慎地对待,这是矛盾的,从企业扩张角度,我们绝对对资本有需求。我们试验了一个商业模

式,成功了,我们当然希望两年就把全国10个城市都拿下。但另一个角度,作为创意企业,我觉得创意内容是核心,因为资本是很无情的,一定对你有要求,会出现什么结果,我有一点紧张。”张晨说。

忧虑冲动后果

随着演艺产业的快速发展,包括信贷、股权投资、债券等多种投融资模式的资金涌入了演艺产业。“大部分投资人感觉这个市场潜力巨大,就想冲进来,其实对演艺产业并不是很了解。”一位演艺老总说。

东方先锋小剧场总经理傅维伯对此更是直言:“那就先交点学费,交完以后一头雾水出去,再也不玩这个了,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对演艺产业今后的发展可能是一个毒瘤。”

尽管傅维伯也在看一些关于资本运作的书,他知道演艺产业有了资本的介入易于形成规模,但当问及如果融资是选择投资基金还是选择银行时,傅维伯回答,他目前哪一个都不会去抓,因为他要考虑资本方能不能认同自己的产品,认识上的差距有多大。他认为,演艺与资本的对接会产生盲点,或者之间有一个互相认

识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的沟通,才能从感性过渡到理性认识。

“在感性和理性中间,资本和演艺产业之间,应该有一个机构,作为一个非常理智的平台来评估合作项目,这样就不是投资方的认识,也不是演艺方的认识,而是在一个公正的平台进行评估的结果。我也在做一些观察和实验,调查一些团队每年做多少项目,哪个项目失败,赔了多少?哪个项目挣了,挣了多少?如果每个项目把财务报告都做得很准确,有了3年或5年的财务报告,每年拿10个项目说话,比如成功了5个,或者成功了2个,平了3个,剩下的5个赔了……这样来判断项目到底有没有利润点。用3年时间来评估,可能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风险控制。”傅维伯说。

担心一哄而上

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东辉说,天创公司在“走出去”过程中的资本需求,先后项目贷款两次,第一次和北京银行,以公司房产做抵押,贷款100万美元,实现了去英国伦敦西区、伦敦大剧院的商业演出;第二次是跟进出口银行,在美国买

了白宫剧院。

“我想不光是文化企业,任何企业要想向银行贷款,要抓住几个要点,一是你的盈利模式是什么?二是你的现金流怎么样?这两点你能说服银行就可以了。现在天创公司进入到不是项目贷款阶段了,我们正在和德勤以及马云在谈合作。现在天创虽然属于港中旅下面的二级公司,但整个治理结构已经清晰了,下一步就可以强强联合,互补我们在海外销售的渠道。”张东辉说,银行也好,风投也好,美国是怎么做的?是专业银行在做,做影视就是做影视,做演艺的就是做演艺,有一帮专业人才,能够对你的剧本评估,对演出的主角评估,对摄像评估,对作曲评估,最后总体评估下来,再加上保险,有一个完整的机制。所以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哄而上,什么行都来做,什么都做不精,最后都没有细分。文化产业九大行业,就是演艺,也是各有各的路,其经验、渠道、人才尤其是资源都不同。资本和演艺的融合是一个过程,演艺企业想融到钱,应该走精品战略;资本想投到演艺行业,建议请专业人士进行评估。

2010年伦敦西区票房破纪录

本报讯 近日,伦敦剧院协会公布了最新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尽管2010年英国经济萧条的新闻每日可见,伦敦西区剧院同年上半年依然火爆。

2010年,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400万剧迷走进伦敦西区剧场,票房总计超过5.1亿英镑,而演出剧目也同比攀至18615个。由伦敦西区剧场贡献的这一数据不仅

刷新了历史纪录,而其丰厚的票房也为国库缴纳了0.76亿英镑的增值税,同时2010年最后一个季度为英国经济增长贡献了0.5个百分点。数据进一步显示,2010年一年中共有超过850万戏迷走进伦敦西区剧院观看音乐剧,相比戏剧而言,同期观看人数同比上升了2%。

(闻逸)

江苏演艺集团年收入超亿元

本报讯 江苏省演艺集团2010年度总结表彰大会近日召开,该集团董事长顾欣说,去年江苏省演艺集团经营收入再度超亿元,达1.25亿元,与2009年相比增长13.6%;演职员工的年均收入持续增长,达到了8.2万元,同比增长16.3%;全年完成演出场次为5320场,同比增长17%,再创新高。

去年省演艺集团在艺术生产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佳绩,共实现新创剧(节)目41台,复排剧(节)目56台;获得省级以上集体奖项37项,其中国际级2项,国家级11项,省级24项;个人累计获得国际级奖项9项,国家级奖项26项,省级奖项64项,其中90%以上为中青年演员获得。(张艳)

欧洲名团沪上“撞车”

本报讯 3月23日,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和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将分别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上海大剧院同时展艺。

两支欧洲名团都不是第一次来沪,以前的上海演出都获得了良好的反响。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于2006年由郑明勋领衔首次亮相沪上,前年由法比奥·路易斯率领上演理查·斯特劳斯大型作品,均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今年3月,在欧洲舞台炙手可热的“70后”指挥家尼古拉·齐奈德,将携

中国“80后”小提琴家黄蒙拉与乐团重返东方艺术中心,开票数天已有三成门票售出。去年8月,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演奏家组成的室内乐团,来上海举行了一场高质量的音乐会,令听众至今仍津津乐道。3月23日,从1985年起就担任佛罗伦萨五月歌剧院首席指挥的祖宾·梅塔,将率领由120多名乐手组成的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威尔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杨建国)

中国青少年维也纳唱响“祖国在我心中”

本报讯 (记者陶瑞艳)2月13日,金碧辉煌的维也纳金色大厅再次响起来自中国的声音,23个省、市、自治区的20多家青少年宫及相关学校同台演绎了“祖国在我心中”第二届中国青少年维也纳金色大厅2011年春节文艺晚会,为奥地利观众和当地华人华侨奉献出一台高水准、高品质的艺术节目,以此展示中国青少年宫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增进中国青少年与世界各国青少年的了解与沟通,推动中国青少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据中国青少年宫协会负责人介绍,维也纳金色大厅春节文艺晚会不仅是中国青少年国际文化交流的一项主题活动,还是中国青少年文化艺术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晚会活动由中国

青少年宫协会主办,中国青少年文化艺术人才发展基金、北京中青希望教育机构承办,不仅得到了奥地利驻华大使馆、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的大力协助,也得到了包括获得“阳江八子·我们的绿色生活”第二届国际青少年宫系统文艺汇演金奖单位,以及部分学校的积极响应。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200家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依托自身艺术团体的,在各地文艺演出的基础上选送了近千个优秀节目,共两万多人参加选拔,节目类型包括歌曲、舞蹈、乐器和语言等多种形式,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此次晚会有近500位中国青少年登上了金色大厅舞台,“走出去”传播中华文化。

新戏选择亮相“试水”

与演出密集的跨年档相比,春节档的演出整体数量相对减少,但不乏佳作,可见演出主办方煞费苦心。除了传统经典之外,一些新创作或是重新编排的剧目也选择在春节档亮相试水。

例如,2月14日、15日,耗资3000万元的大型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首演,正式开启全国巡演。上海时空之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制作的《境界》,在去年秋季试演后又进行了“回炉”打磨,于大年初一在“共舞台时空剧院”重新亮相。2月8日至10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先锋话剧在辽宁中华剧场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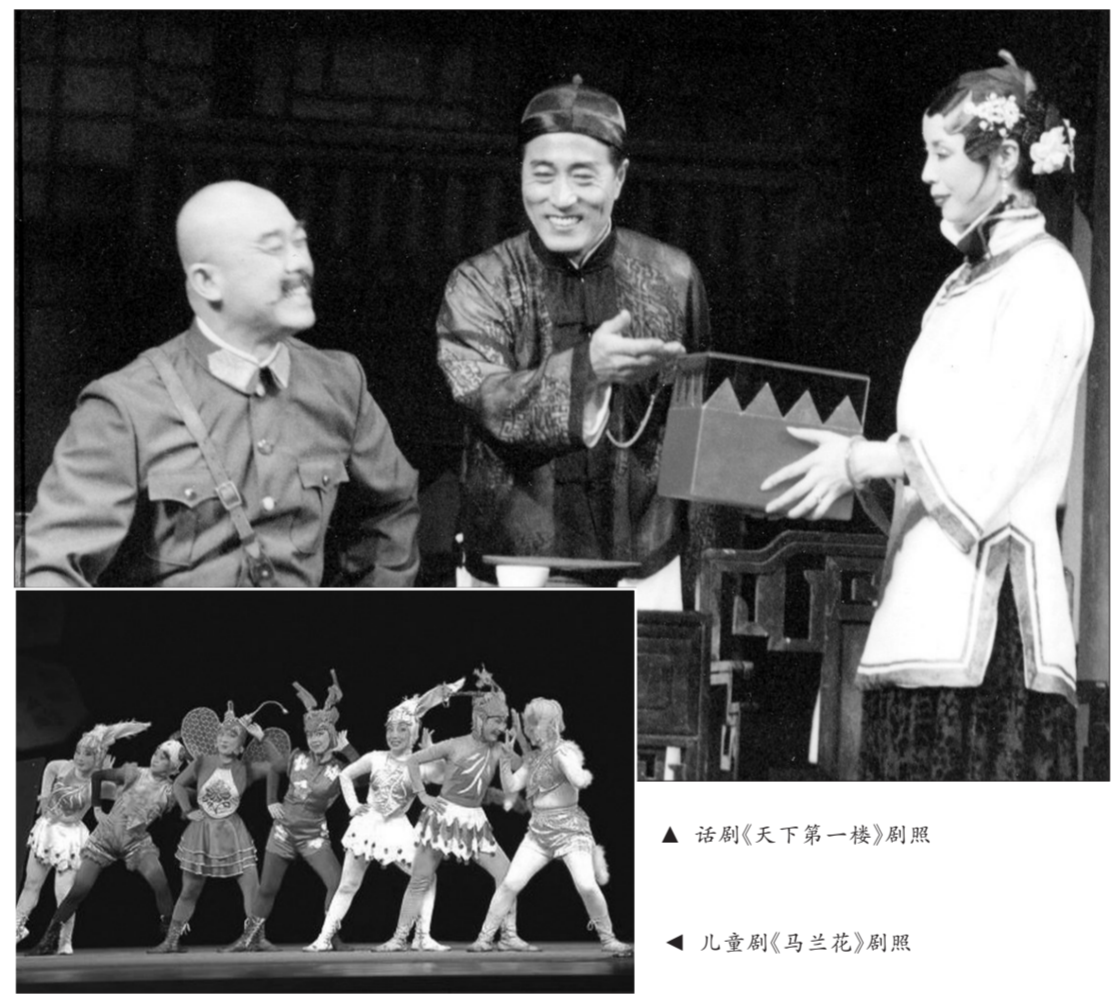
难题待破解

“春节演出不好做。”一些演出商对笔者说,春节演出的成本相对较高,演员的工资至少要加倍,观众也因走亲访友、外出旅游等原因被分流得厉害。据媒体报道,春节期间,一些城市的剧场冷清了下来,如福建省福州市区近10个能演戏剧的场所,大都“铁将军”把门——没“戏”。据说该市的艺术院团大多忙于广场和县(市)演出,或是参加艺术交流和巡演,无暇顾及剧场演出。外地有影响的剧目春节大多被一线城市的各大剧院揽到自己的春节演出档期中……

多种因素使得福州春节期间的剧院演出寥寥无几。

在剧场演出数量较多的一线城市,不同的演出上座率也有明显差异。春节期间,北京舞台上“民俗与草根”的相关演出活动成了今年北京春节文化活动的亮点。与草根演出场次相比,北京今年春节的一些演出,上座率不是很高。北京的媒体透露,除了国家大剧院演出的俄罗斯小合唱团舞蹈团和北展剧场以草根为内容的《星光大道》获奖者晚会的演出能够达到平均九成的上座率外,一些剧场的演出大都能看到成片的空座位。

一位业内人士说,春节演出应注重节日气氛,探究观众的欣赏心理,这时一般性的演出已经很难对观众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如果推出的节目不能吸引观众眼球,不能激发观众走进剧场的“欲望”与“冲动”,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别的娱乐活动,而不会选择看演出。因此,节目特色是春节演出档中要特别突出的因素。因为与常规演出相比,春节期间的特色节目才能更易吸引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



▲ 话剧《天下第一楼》剧照

◀ 儿童剧《马兰花》剧照

相较于红红火火的新年贺岁档演出,正月里的春节演出显得低调。然而通过网络等渠道观察各地的春节演出信息,可以感受到形式多样、主题各异的节目,能让欢度长假的观众各取所需,为其假日文化生活增添更多喜庆色彩。一些演出主办方负责人表示,春节期间各种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尤其是现在电视、网络的综艺节目的即时、便捷特点,也为春节办演出增加了一定难度,不过好在有一定的剧场观众群基础,春节演出力求在稳妥的基调上寻求新的突破。

传统经典是主打

按照惯例,春节期间演出以传统经典为主,今年春节的演出市场上,经典剧目仍是各地春节演出市场主打的重头戏。

据了解,在北京,以“传统·经典·高雅·时尚”为主题的梅兰芳大剧院春节演出季从大年初一起拉开帷幕;北京京剧院则在长安大戏院连演7个晚场。两个剧场的演出剧目都上演了由不同阵容呈现的《龙凤呈祥》、《四郎探母》、《吕布与貂蝉》、《锁麟囊》、《红鬃烈马》等经典名剧。北京人艺春节演出的话剧剧目是已演了400余场的《天下第一楼》和已演了600余场的《茶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拿出了看家戏——大型儿童童话音乐剧《马兰花》和其小剧场的王牌剧目《三只小猪·变身变》。

影视金曲成“宠儿”

音乐会是贺岁档演出的一大热门形式,春节演出也不例外。据观察,影视金曲是今年春节演出中音乐会的一个“宠儿”。北京音乐厅安排了《歌剧魅影——世界著名音乐剧经典集粹交响音乐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电影歌曲珍品名家春节音乐会》等中外名曲音乐会。而广州大剧院上演的珠影品牌“电影音乐会”,曲目从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敖包相会”到电影《阿诗玛》的“马铃儿响来玉儿唱”,还有国内外经典大片的主题曲等。

在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上,曼托瓦尼轻音乐团音乐会的曲目多为经过改编的奥斯卡电影配乐,其中包括《阿拉伯的劳伦斯》、《埃及记》、《西区故事》等影片选曲;随后登场的中国歌舞剧院演出了《奥斯卡金曲新春音乐会》,采用了大屏幕同步播放影片画面的手段,演绎了《阿凡达》、《泰坦尼克号》、《花木兰》等插曲。

春节演出：稳中求特

青泓

一年“三季稻”,民间艺术好艰难

彭纪宁 曾令华

右。这点收入不仅要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还要购买与维修道具,实在捉襟见肘。”有时经常感觉自己就像过去走江湖的艺人一样,收入低、地位低。”韩学农颇为无奈地说。

草编艺人老张也深有同感,他说,旅游行业季节性、节日性非常强,而且目前仍属弱势产业。对于外请民间艺人,一方面不会出很高的价钱,另一方面不可能长久。旅游景区这个“东家”也同样不靠谱。

赚的钱难解后顾之忧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话形容民间艺人的练功过程再恰当不过了。南海龙狮运动协会副主席、十三姨女子狮队教练余卫国说,全部队员浑身都是伤痕,从桩上掉下来的次数不计其数,成才之路无一不是血与汗筑成的。一些家长回家看到孩子的伤痕,坚决不让孩子再练高桩狮。

少林俗家弟子胡琼最拿手的绝技是头顶钢板等,因为超出人体极限表演绝技,胡琼一度被肾病所困扰。医生告诫他不要再上台表演,否则病情会加重。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胡琼没有理会,继续在表演台上亮相他的绝技。一方面他不想放弃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要找传人委实太难。

胡琼说,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构造与功能都相差无几,很多绝技都挑战了人体极限,给人带来极大损害。很多民间绝技艺人在舞台上风光几年后,就没有什么音讯了。年轻的时候赚到那点钱不知道老了能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艺人大都是个体,没有成立组织与协会,没有社保、医保与失业保险。

目前绝大部分民间绝技艺人都依靠旅游景区这个平台与演艺公司这个中介。演艺公司接的活,本身自己已经赚了一笔,给到艺人手上的钱则少则少,导致艺人与演艺公司经常因此产生矛盾。

技艺如卡在喉咙的骨头

对于民间艺术与绝技缺少好的市场支撑,训练表演时伤痕累累,民间艺术与绝技传承人都会忍受与坚守,最让他们担心与失望的,是后继无人。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训练辛苦、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没有前景的民间艺术与绝技让大部分年轻人望而止步,谁也不想带着一副行当,像古代侠士一样浪迹江湖,过这种饱一日饥一日的日子。这种生活远没有古代侠士的潇洒,只有现实的无奈。

余卫国的狮队这几年被称为“南狮黄埔军校”,培育与流失了几十名高桩醒狮人才。“本地人怕

辛苦不肯学舞狮,我就跑去外省招。”为了招队员,我跑遍了全国有名的武术学校,给学生描绘了南狮灿烂的前景,苦口婆心说服其家长,承诺解决学生上学的学位、学费、吃住等问题,有表演还有补贴,家长才同意。”

余卫国说,经过半年至一年的训练,队员可以上台高桩了,就认为自己可以出师了,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要不就走人。除了春节、“五一”、国庆能接单表演比赛生意,平时基本上只能在自己饭店发队员工资。他的狮队从此就陷入了人才培养与流失不断循环的怪圈。从狮队出去的队员感觉舞狮赚不到钱,90%转行做其他行业,舞狮队员的技艺就白白丢掉了。

胡琼原以为培养出弟子后自己就可以专心做教练,不用再上

舞台,这个想法到现在还是梦想。他说,招收的徒弟来了十天半月,不是自己不想干,就是家长不允许。弟子认为太辛苦又赚不了钱,家长则认为太危险,不肯让孩子再学。10多年过去了,胡琼的班子始终不超过10人,自己还得上台表演。

韩学农说,自己已经46岁,跑不了多少年了,表演“二人摔跤”非常要力气,到了这个岁数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他曾经收过几个徒弟,后来这些徒弟都没有坚持下去。现在他找了很多,都没有人愿意学,而收不到徒弟,就意味着这项绝技要失传。

技艺失传是民间艺人最为无奈与伤心的事情,意味着他们一辈子的为之奋斗的事业与技艺从此画上句号。韩学农说,目前民间绝技面临着市场、人才、环境等方面的困境,技艺犹如卡在他们喉咙的骨头,吞下去与吐出来都痛苦。



春节期间韩学农表演他最拿手的吞剑